



散文

原载《炎陵故事》

一棵含着铁片生长的树

何美琪

一个午后,我漫步在湘山公园,空气清新,百鸟啁啾,风儿很轻,阳光很艳,沐水在山脚下静静流淌,泛着银样的亮光。路边的野菊,还有些叫不出名的小花,开得十分灿烂,有三三两两的游人结伴前行,洒下些零碎的笑声。

静静走在林荫小道,感受这份静谧和美好。有风掠过林梢,抖落一地落叶,便想,如果人生所有的痛苦和不幸,也可以如落叶飘飞,只留一棵青葱翠绿,留一片生机盎然,那该多好!

突然,一棵树猛地撞进我的视线,也撞痛

了我的心。准确地说,这是一棵受伤的树,一块铁片做的树牌,本该挂在树上的,不知什么原因,被打进去深深地嵌入树身,就像一把利刃捅入心脏。这棵湘山寺脚下沅水河畔旁站了千百年的古树,在很多个浓稠的夜里,肯定也挣扎过,呐喊过,哭泣过吧?那道厚厚的疤痕如此触目惊心,提醒着曾经锋利的疼痛。但痛过之后,对于这份来自外来的伤害,它默默地选择了爱与包容,选择了以德报怨,以爱报恨。在历经无数次的磨合、调整后,把那块铁片慢慢变成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就像一节自

然伸展出去的枝桠,让伤害遁于无形,让伤口变成最强壮的地方,这是一种怎样的气度和坚强!

树如此,人生亦然。席慕蓉说,生命原是要不断地受伤和不断地复原,世界仍是一个在温柔地等待着我们成熟的果园。在人生漫漫旅途中,我们会遭受各种各样的挫折和伤害,但只要不逃避,不消沉,坚强面对,这些伤害又将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从而让生命变得更为刚毅坚强,更加充满生机和希望。让我们坦然接纳一切因缘,历练心境,自在而行。

小说

原载醴陵《开卷有益》

最后的陪伴

童学

虽然远在千里之外,但尤齐还是第一时间收到了他妈发来的通报:“娃,奶奶走了。”

他对手机对话框愣了半天,先是打了“哦”,觉得太轻描淡写;又打了“呜呜呜”,但又虚拟哭泣太轻贱;还打了“唉,天堂里没有病痛了”,也不对,几乎所有人生悲剧都可如此回复,而且矫情,可是这位是他奶奶。他不知如何表达自己淡淡的生死观,似乎用一点点力都觉得多余。人,终有一死。

过年的时候,老人家身体就不行了,医生说回去等吧,于是一行孝子贤孙乌泱泱地把人弄了回去。每天都得人守着,天冷,谁都不好受。大姐排了班,尤齐作为长孙必不能缺席。奶奶屋子里自此没断过人,再小一点的孩子就都搬家里了,姑姑姑丈大伯二伯,打麻将不合适,于是每天最大的活动就是做饭,少说一桌,再喝点儿酒,妇女们一个个都有点儿烦了。

大姐给尤齐排的早班,一日之计在于晨,要早起而不能睡觉,无比丧。他双肩紧靠住头,呵着气,走路去守床。到了奶奶家,姑丈在:“来了啊!”“嗯。”然后,就跟大家一起开始等。奶奶早不能言语了,嘴巴微张,双眼虚合,非常具有迷惑性。他问姑丈怎么才知道人走了,姑丈说走的时候就知道了。这话高深得像哲学,他只能开始玩手机。奶奶自从他记事起,就是慈祥温和的样子,会记得他最喜欢吃芋儿炖鸭干扁刀豆;即使他现在已经不喜欢吃了。也不是不喜欢,长大之后,对很多东西都没有办法投入最高度数的感情。每次别人问“那你最喜欢的电影最喜欢的歌是什么”,都会茫然,就是“最”不起来,都挺喜欢的,也

就是说都差不多吧。

那么奶奶最喜欢吃什么?从来没听她谈过。像她这样年纪的老人,一生仿佛只有天下太平一个念想。尤齐他爸说过,曾教孩子时这位如今弥留状的妇女下手非常重,他们弟兄几个没少恨过,咬牙切齿,但成家之后个个比赛孝顺。打是真打,爱是真爱,在中国人看来,没毛病。但中国父母另外有个毛病,无原则地疼爱孙辈。尤齐他爸稍微举高点儿手,奶奶就把尤齐拉到身后,说:“你敢打试试。”想到这里,尤齐开始有点儿悲伤,奶奶还是爱他的。

这种爱是人类繁衍之爱,很多人会陷于这种绵密的惦念,全身心沐浴在慈爱中。这种慈爱不求回报,越是年迈越觉得其可贵。尤齐后悔的是,没有多了解奶奶。他们这一生,即使不说颠沛流离,也是饱经苦难。可每年尤齐就像候鸟一样,只是过年时在奶奶那儿歇一歇脚,说几句吉祥话。大概应该喝酒,中国人只有在喝多了才把心拿出来互相看一看。所以他得跟奶奶喝酒,问问她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于是,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想跟奶奶喝酒”,莫名其妙。过了十分钟,删了。

这么守了几天,大家就开始松懈了,因为“我们正在等待母亲死亡”的氛围有点儿荒诞,是时候打场麻将冲淡一下了。大伯说:“我们还是热闹热闹,让妈知道我们都在呢!”于是,大家心照不宣地坐了两桌,没轮到尤齐他爸做军师,他妈拨出一张牌犹犹豫豫的时候,问他:“这张?”他说:“行吧。”喂一颗定心丸,然后点了炮,全场大笑,他妈当然得“怒其不争”地骂他。这群妇女不用做饭,尤其开心。

二伯妈说像过年,三伯妈说不是像,正过着年呢,然后又是一阵大笑。

这种“我们正在等待母亲死亡顺便打打麻将”的氛围终于让尤齐松了口气,他感到了做人的幸福,笑对困境是每一个中华儿女与生俱来的品德。他想起新闻里采访过的普通人,都觉得生活在一天天变好。其实他明白变坏也没关系,很多人照样能扛过去,大概一半人的底线都是好歹还有口饭吃,真实的饭。也许麻将给奶奶续了气,农历丁酉年过来了。打了几天麻将之后,警报解除,各回各家。

尤齐开始约同学撸串,办理去台湾交换的手续,向他爸要钱,被他妈骂成天在家啥都不干,除了没学习,啥都没耽误。他爸倒是每天去奶奶那一回,但例行公事般签个到就回来了,奶奶还是没说话,不过气色又好了一些。他妈也只是敢跟尤齐说大概是回光返照这种话,尤齐听完假天真地说了句:“说不定真好了呢!”尤齐回学校之前,亲戚们还是大聚了一下,纷纷举杯恭贺新年,一点儿都不濒临丧事,非常好。

尤齐终于知道回什么了:“那我要回去吗?”他妈说:“不用了,台北太远了,你也算送过终了,奶奶知道的。”他觉得如果有一场葬礼,打麻将那时候就挺合适的了。大家都开开心心,热热闹闹,人嘛,终有一死。大伯说:“咱妈这一辈子真没享过什么福啊,碰。”二伯妈说:“我刚怀老大的时候,妈每天给我烧红枣粥,我都怕了——啊,慢慢慢,哦,没和。”三伯对着尤齐他爸说:“老么啊,妈对你偏心的,你不要不承认,这套房子是说要留给你吧,等等!和了。”

随笔

原载《今日醴陵》

用牛

李飞跃

绳,牛头往左边,牛向左前进;如果绳放松摆动,绳子触动牛身左侧,牛就向右前进。人右手掌犁,左手握一米多长的竹鞭,用于鞭抽牛屁股。开始时,我有些发慌,牛马上迈步往前走,犁头没有插入土中,牛毫不费力。我赶紧将犁把往上面抬高一点,犁头便插进泥土中,这一下又吃得深了,牛感觉到了负重,突然间阻力变大,它不走了。我赶紧将犁压住,犁头吃少一点泥巴,手舞竹鞭,顺势抽了牛一鞭,牛只好卖力地往前挪动着脚步,这下一大块泥土从犁铧往外翻了出来。

父亲在后面喊叫:“看着前面,别拐弯,左手压紧犁的扶手,别吃太多的泥。”听到父亲的声音,牛乖顺多了,我估计牛能懂人话,它以为是父亲在掌犁,顺利地犁了三十多米。就要拐弯了,父亲提醒我拐弯的时候不要吃泥巴,拉紧一下绳子,马上放松。我跟在牛后面颤栗着犁了一圈,翻过的泥巴里面有一些黄鳝在扭动,我都懒得去管它。看看我犁过的这一圈,犁翻的泥巴太乱了,父亲便耐心地教我,掌犁时轻松一些,眼望着前方,紧跟后面,步伐保持平稳,不能随意鞭打牛。

父亲接过犁给我示范,只见牛在父亲的驱使下,不需扬鞭自奋蹄,泥巴在脚下像波浪

一样翻滚着。父亲不使用竹鞭,也没有喊口令,牛似乎很懂他,他也很懂牛,彼此配合默契。我没有学犁田之前,老嫌牛走得慢,而我亲自体验之后,便羡慕起父亲来,他用牛分不清是在驱着牛走,还是牛在牵着人走,而翻出来的地是那么整齐。人与牛都太熟了,做出来的功夫太漂亮了。

我问父亲,我能达到这个水平吗?父亲说熟能生巧,真的学会用牛,要几年扎实的功夫。要懂牛,牛太累了,就要喂好的东西给牛补充体力。当然,我知道用牛的人也要吃好东西,用牛的同行来家理了,父亲总会去赊一点肉,尽量让人吃好吃饱。我看着牛天天这样任劳任怨地耕耘,开始打内心敬佩牛,感觉世上没有哪一种动物比它更勤劳,更值得珍惜。父亲还告诉我,牛冬天长膘,喂养一点都不能马虎,否则春耕时牛做不动事。到了四月青黄不接时,人可能吃不饱,但不能让牛饿着,否则夏天“双抢”时就不行了。白天用牛的时间不能太早,早晨最好让牛去吃露水草,中午不宜用牛,日头落山,一定要收场,帮牛洗干净身子再出栏。

现在,父亲已经离开了我,但我总记得父亲说过的话:“人对牛用了心,牛就会耕好很多的田来回报人。”

原载茶陵县《南浦潮》

杜鹃花开上井冈

徐则林

花的海洋里,我最爱杜鹃。

杜鹃花,俗称映山红,家乡人亲切地叫做“纠纠花”。当年的湘赣革命根据地、井冈山山下不远的处一个小山村就是我的家乡。春姑娘来的时候,那漫山遍野的杜鹃花便是我孩提时钻山嬉游的天堂。

杜鹃花非常平凡,她没有牡丹玫瑰的高贵,没有兰花金盏的娇艳。她总是把出生地选在广袤的乡村,选在险峻的山野,愈是人迹罕至的沟壑愈是长得浓密和生机勃勃。远远看去,盛开的杜鹃洒洒脱脱,似火如霞,蔚为壮观;待走近时,有的花枝竟是顽强地从崖石缝里钻出来。随着春风中徐徐而来的清香,我怀着无限敬仰与崇敬,陪同远道而来的朋友,三上井冈山。

走进井冈山,扑面而来的大山的雄伟和杜鹃的壮美。

你看!五百里井冈山连绵起伏,层叠叠嶂,郁郁葱葱。那殷红的杜鹃竞相怒放,尽显婀娜。散发着芬芳,映衬着翠绿,把群山装点得秀姿万千。好一幅动人的“杜鹃报春图”!红色老区在鲜艳的杜鹃点缀下,焕发出了最激荡人心的色彩。

你看!山岭上、山坳里、石缝间,一丛丛、一簇簇、一朵朵、一片片杜鹃花,雄纠纠,气昂昂,就像当年那手持钢枪、红缨枪驻扎在茂密丛林里的红军队伍;山风吹拂,红浪翻滚,浩浩荡荡,又好似红军战士高举的战旗、火把,迎风招展,熠熠生辉。

你看!茨坪北山之巅的井冈山革命烈士纪念碑耸立云端,它像一杆昂然挺立的钢枪,它像一面迎风招展的红旗,它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它像一支吹响冲锋的号角,在杜鹃花海的波涛里,红军个个英勇,浴血奋战;敌人魂飞魄散,鬼哭狼嚎。

那一年,十送红军下了山;那一年,十送红军情难忘。杜鹃花开了又落,落了又开,不向敌人弯腰,不向残暴低头,花烧了,还有枝,枝断了,还有根。“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一到春天,依然是那漫山遍野的红艳艳。

那一年,井冈山的红杜鹃似星火燎原,“燃”遍五百里井冈,“火光”直冲云天;那一年,“万水千山只等闲”,“火光”映红了延安,映红了西柏坡,最终照亮了中国大地。这一团红红的火呵,生生不息,世代相传,直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依然光华,无数中华儿女在和諧社会的建设征程中努力奋斗着。

杜鹃花是井冈山市的市花,一直以来,勤劳、无私、淳朴的井冈山人民对杜鹃花就有着一特殊的感情。每当有人问起,井冈山人总是无比激动、无比自豪的告诉你,那红红的杜鹃浸染了无数革命先烈的殷殷鲜血,那红红的杜鹃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宏伟夙愿。

是啊,为了保卫第一个红色政权,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在井冈山这片红土地上,有近五万人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许多烈士竟连浴血的名字都没能留下,这是何等的壮烈!

在烈士纪念馆里,烈士纪念碑前、烈士墓上,游客们敬献的红杜鹃,一圈圈、一篮篮、一束束、一枝枝,千朵万朵,数也数不清。

我凝视着烈士碑上爷爷的名字,深情地献上一束红红的杜鹃。耳边仿佛又响起了小时候奶奶常讲的“那过去的故事”:

“那时你爷爷33岁,是我们村里的赤卫队长。那一天晚上,风雨交加,电闪雷鸣,你爷爷和村里的赤卫队员宿营去了,我带你爸爸还有姑姑睡在自己屋里。半夜突然听到几声枪响,“快起来,白狗子来了!”我喊醒你七岁的爸爸,抱起你一岁的姑姑,跑出去躲到村外的一条大壕沟里。直到好久没听到枪响,狗叫,到天亮估计白狗子走了我才敢带你爸爸、姑姑回去。还没到屋就听到说你爷爷被杀死了,跑到他们住的地方一看,到处是血。你爷爷,还有烈士徐高泉、陈夏先,为了掩护赤卫队的其他人往外跑,被白狗子砍了十几刀,惨呀……”奶奶每次说到这里的时候,都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你爷爷牺牲的时候正是杜鹃花开的时节,那一年,场上的纠纠花‘血红血红’的,从来没这样红过。”

望着爷爷名字前的红杜鹃,我的眼中满含着泪水。井冈山的杜鹃为什么这样红?是被无数像爷爷这样的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的!爷爷,您的青春正像杜鹃花那样,迎风傲雨,坚韧不拔,红似热火,灿若云霞。您是那“永不凋谢的红杜鹃”,“扎根”在祖国的大地上,永远“开”在我们后代人的心中。

“处处映山红,指点长相忆”。在井冈山上,每一片红杜鹃都活跃着一个追求理想的灵魂;每一朵红杜鹃都珍藏着一段红色悲壮的记忆;每一簇红杜鹃都蕴涵着一种坚韧不拔的品格;每一丛红杜鹃都象征着一种开拓创新的精神……

我爱井冈山,我爱井冈山的红杜鹃,愿井冈山杜鹃永远绚丽灿烂!



(图片摄影:罗玉珍)



现代诗

原载《文艺窗》

栗子林(外四首)

玉珍

穿过屋后的树丛就到栗子林
那儿视野开阔,有溪流,悬崖,
田野,荒原
丛林伸向山巅,仿佛要接近宇宙
我在这儿遇到过兔子
像一朵蒲公英跳起,
瞬间消失于草丛
初秋时板栗成熟,野猪们
粗鲁地跑来偷吃,
在父亲脚步中仓惶逃走
草垫和丛林像进行过决斗
一些花孤独地开着,像荒芜的眼睛
越来越多的栗子裂开它的笑脸
暴露红棕的果壳
滚落于正直的秋天
在这儿美神张大着她的杏眼
朝单纯的植物俯首
她只知美和良善
她总是给予,像山中干净的风
漫一丝复杂的内容

燃烧

一本书让头脑接近知识之苦
一条河让水深彻我对渊的恐惧
一种回忆令时间叶片般
贴近我的脸
一首诗耗费半个夜晚
最终还是消失
一碗饭死了又凉
一个人死完又活,在嘴上,天上
在后人的传说里
他们燃烧,燃烧
在锅里燃烧
在胃里燃烧
在脑中燃烧
他们像我
比我的一生更热

灰蒙蒙的卡特

眼睛里灰蒙蒙的卡特,
并不擅长表达
他是个刚强的人,时刻都很忧郁
他总在语言里
危险地探索

但语言没有救他
这是必然的
他的文字是雪,但从融化

孩童

当孩子还小
还完全不知世事,
在他那儿没有复杂,痛苦,伤害
一切是单纯的,分不清种族与男女

它像只羊羔子在谷坪上跑着
追着鸡鸭,朝野狗们嬉笑
他把全世界都当成了一样东西

站在鸡鸭群中有着鸡鸭的天真
看向天空的时候又露出
天空的纯洁

谁也不是……

我们将更难看见
先驱
那比上世纪,上上世纪
更难
现在我们像鱼
疯狂创造,繁衍
疯狂时代的发展
几乎膨胀
世界是精致的,同时粗鲁
敞开着,正直茶撞
容不得谎言与
手段
因而教父们隐退了,甚至
带走了先驱
伟大还很远
还远远没那么简单
但任何道路都是一种可能
写吧,用你的笔
我们将这样走到死
为冒险的探索或独树一帜
为偏执在道路上狂奔
我能够想到有如此自己
我们目前什么都靠自己
我向来是
自我的先驱